

君约 著

喜欢的人是你，
张狂桀骜的我，
也想别别扭扭地
讲情话给你听。

十九日



NINETEEN
DAYS

前
传

十九日

NINETEEN
DAYS

前传



君约
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十九日 / 君约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18.2

ISBN 978-7-5500-2673-5

I. ①十… II. ①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18000 号

十九日

SHI JIU RI

君约 著

出 版 人	姚雪雪
出 品 人	李国靖
特约监制	燕 兮
责任编辑	陈 蓉
特约策划	凉小小
特约编辑	凉小小 高利娟
封面设计	小 贾
版式设计	赵梦菲 王雨晨
封面绘图	花 生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	16.25
字 数	400 千字
版 次	2018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2673-5
定 价	49.80 元 (全二册)

赣版权登字 05-2018-3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发行电话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01	忘了他	001
02	报恩的少爷	021
03	少男心	037
04	蹩脚的追求	055
05	破冰	071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06	在一起	090
07	少爷的吻	112
08	闹别扭	129
09	两心相交	146
10	初尝禁果	161

惹了他

十二年前，丰州一中还没有新校区，只有位于城西的初中部和城中的高中部，这座百年老校占着城区很好的一块地皮，虽然面积不大，但已经足够令脑筋活络的开发商垂涎。

有人说一中要建新校区了，就在那鸟不拉屎的城东郊外，毗邻烈士陵园。

第一次听到这传言时，许惟还是个高一的新生。一转眼，她上高二了，传言依旧是传言，唯一的变化是文理正式分科了，她和林优离开了高一（4）班，从校园最南边的逸夫楼挪到了最北边破破烂烂的博爱楼。

说起来还要感谢一中的变态分班制度。

作为丰州最好的省重点，一中在重理轻文这事上不甘落后，每个年级前三个班都是理科重点班，文科重点班却只有一个四班，文理分科时先排名次，前两百名直接分进这四个班。许惟和林优的好运气全喂了狗，三个理科班愣是一个没沾上，偏偏两人都一心要学理，分科后重新选班

就只能在普通班之间调整，毕竟理科重点班是香饽饽，除了那些家里足够厉害的，其他人压根拿不到多余的名额，而随机分配的结果总是令人无语。

“这个十班简直乌烟瘴气，妖孽横行。”开学的第一晚，林优的鄙夷顺着电话线传到许惟耳里。

许惟正在吃饺子，嘴巴塞着，没有说话。

普通班和重点班差距明显，生源和师资都有区别，听说每个普通班都有一小半人是交了择校费进来的，因此混进了不少问题少年。其中十班的风评最差，班级平均成绩垫底就算了，但凡是校内有名的斗殴事件，十班必在榜上。

许惟生活简单，社交狭窄，高一一整年，以座位为圆心，半径超出三米的她都接触不多，对别班的事更不关注，所有八卦全来自林优。今天是转班的第一天，她正式见识了十班的风采，这才刚开学，后排就缺了好几个人，中午有两拨男生还打了一场，垃圾桶都给踹翻了，教室里被弄得乱七八糟的，六七个大男生全被叫进办公室训话。

而林优之所以这么愤怒也是有原因的。下午自习课，因为一张凳子，她和后排的两个男生发生了冲突。

说起来和许惟也有关。今天排完座位，许惟就发现凳子不稳，一条凳腿摇摇晃晃，班主任说后勤总务处的老师今天忙得不行，人都找不到，让她先将就一下，明天再去申请换新的。许惟勉强坐到下午，林优看她坐着别扭，就从后面的空座位拿了张凳子给她换了。

谁知道后面几个男生看见了，吵着要她放回去，林优向来彪悍，本来就对这个班看不顺眼，这么一激双方就杠上了，若不是许惟拦着，旁边的班长和学委又过来劝阻，林优真要撸袖子动手了。

最后，凳子是拿到了，但梁子也结上了，那个叫许明辉的男生直接

放话：“钟恒的凳子你也敢坐，你们重点班来的姑娘都这么有种？行，那就等着吧。”

林优想到这个觉得可笑至极，“那个姓钟的是皇帝吗，他的凳子是龙椅？一个靠美色换了点小名气的混混而已，你瞧瞧哪个学校的扛把子是靠刷脸刷进校草排行榜的？搁我这儿充什么大王，哪回升旗仪式批评名单里没他？人都不来报到，还有走狗给他护着座，简直有病！指不定是退学不来了呢。”

许惟说：“你不要跟他们生气了，明天我换了凳子就还过去，反正他还没来。”因为这点事跟人起冲突没必要，那个钟恒她不了解，但要是真动起手，林优毕竟是女生，就算是跆拳道黑带恐怕也要吃亏。

林优在那头不以为然地哼了声。

许惟一手握着电话手柄，一手拿筷子往嘴里塞饺子，一心二用地安抚林优。她很清楚，普通班和重点班肯定有不同，这是客观现实，“适应嘛，适应就好了。”

但暴躁的林姑奶奶显然不这么认为。

“适应个毛啊，劣者集中的环境，适应就是被同化，就是屈服，没种的人才会屈服。”

“……”

一个地图炮就把许惟轰进了没种的行列。

“他们最好别惹我。”挂电话前，林姑奶奶丢下这么一句。

九月初的天气依然炎热，虽然已经立秋，但温度不减，午后更是闷燥。

午休过后，高二（10）班的教室里渐渐嘈杂起来。这时候还不是智能机的时代，高中生也还没有成为低头族，一到课间那些精力充沛的年

轻人都可劲儿地闹，嬉笑乱吼的声音穿过门窗，在走廊里回荡。

也许是昨天被老班训狠了，后排的男生有所收敛，没再继续切磋拳脚，有的在后头拍篮球，有的坐在桌上吹牛，好几个昨天没来报到的今天也陆陆续续来了，只有垃圾桶旁的那个座位仍是空荡荡的。

林优到小卖部跑了一趟，回来时往许惟桌上丢了一瓶雪碧，许惟刚睡醒，迷迷糊糊瞥见一方衣角，一抬头，林优的爪子伸过来，在她脑袋上一揉，“做啥春梦呢？”

许惟对这人的讲话尺度习以为常，见怪不怪地冲她笑了笑，“几点了？”

林优说：“二十了，我上厕所去。”

“哦。”许惟安心地闭上眼，脑袋又耷下去，半长不短的头发盖住白皙的脸庞。

还能睡十分钟的回笼觉啊。

可惜天有不测风云，几声乱叫把许惟的回笼觉吵得支离破碎。

“那个重点班的！”

“哎，穿白衣服那个！”

“美女！”

后座的女同学蒋檬好心地拍许惟的后背，“他们在叫你。”

许惟不太清醒地半眯着眼，转过头时还没什么实感。

蒋檬小声提醒她：“那个……钟恒来了，你还坐着他的凳子呢。”

“……”

哦……对，凳子。

许惟往后一看，立刻就清醒了，她上午忘了去总务处领新凳子。

垃圾桶旁边站着个高个子男生，穿着夏天的校服衬衫和黑色长裤，左手抱着个篮球，右臂上挂一个皱巴巴的黑书包。

他扣子没好好扣，锁骨往下的一片都敞露着，袖口胡乱卷作一堆。

隔着四排桌子，他掀着眼皮朝许惟的方向看去。

教室里的气氛古怪起来。女生全在看热闹，男的更闲，不知是谁还好整以暇地吹了声口哨。

许明辉吊儿郎当地转着笔，一双老鼠眼要笑不笑，凑到钟恒身边说：“长得挺正吧，四班来的，我昨天还真没狠下心，不过她那同桌很厉害哦，跟个男生似的，彪得很。”

赵则一肘子把他推开，“滚滚滚，瞧瞧你这双色眼。”

旁边几个男生饶有兴味地笑起来。

钟恒左手一抛，篮球砸进墙角的储物格中，砰的一声响。他人站在原处，眼皮没动，漆黑的眉略微上挑。那副表情还真像个太子殿下，等着人麻溜地滚过去给他磕头请罪。

蒋檬有点担心地揪了揪许惟的衣角，小声给她支招：“哎呀，你快把凳子给他搬过去吧，他脾气有点坏的。”

许惟回过神，点点头。她搬起凳子，穿过过道走到最后一排，放到那张空桌子旁边。

垃圾桶旁的那道身影走了过来，淡淡的汗味儿混着衣服上的肥皂香。许惟停顿了下，直起身，正对上他的目光。

近距离看，他那双眼睛更黑，好看是好看的，只是眼尾细细的，一看就像个小心眼子。

这人应该不太省事。

“我的凳子坏了，昨天没法领新的。”许惟解释了一句。

那身影没让开，白球鞋又挪近一步，堵在她身旁，肥皂香盖过了汗味儿。

“凳子坏了？”略低的声音，没什么语气。他个儿高，半垂着眼，

有些居高临下的意味。

许惟点头，“嗯。”

静了几秒，他嘴唇动了动，慢悠悠地。

“关老子屁事。”

周围爆出一阵哄笑。

许明辉兴味盎然，急着插嘴：“钟恒，她那凳子该不是你弄坏的吧，人家找上你了哦。”

赵则也嬉皮笑脸，“你啥时欺负了新同学？”

另一个男生接上茬：“你欠了多少桃花债啊！这新学期才开头，就被人找上了，你那身体还不还得起？”

“……”

许惟意识到林姑奶奶是多么有先见之明，要适应这种环境真心不容易。

没必要跟他们在这儿耗着，她懒得解释了，低头和钟恒说了句“对不起”，匆匆出门赶去总务处拿新凳子。

戏看完了，教室里又恢复了乱糟糟的状态。赵则瞥了一眼门外，后知后觉地说：“我们是不是太过分啦，人家是个女生，还是个新来的。”

许明辉也凑过来，撑着脑袋，“还是好看的女生。”

前座的胖子也说：“她不会出去哭了吧。哎，你对女生温柔点啊。”

钟恒被他们吵得脑仁疼。

“废什么话。”他书包一扔，踢开凳子坐下，“谁心疼谁去哄回来。”

许惟一路跑过去，赶在上课前跑回来，在走廊碰到上完厕所的林优。

林优看她抱着个凳子，满头大汗，惊奇，“什么情况？”这时候跑去拿凳子？

“那个男生来了。”

哪个？

哦对，那赫赫有名的浑蛋钟恒。

林优皱了皱眉，“他欺负你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许惟说，“我把凳子还给他了。”

林优怀疑地看了她一眼。

她们一进教室，赵则就眼尖地看见了，“喏喏喏，来了来了，原来搬救兵去了。”

钟恒往后一靠，懒洋洋地瞥了一眼。

许明辉指给他看，“就那女的，短头发那个，昨天要跟我们打架！”他话音刚落，就见林优朝这方向看过来，毫不客气地冲他翻了个白眼。

“嘁，什么人哪。”许明辉打了一记清脆的响指，摇头晃脑地感叹，“明明脸也不错哪，可惜是只母夜叉，人间悲剧啊。”

赵则十分赞同：“这女的太生猛了，跟她一比，卢欢都可爱多了。”

说到这儿，赵则想起件事，“昨天卢欢又来找你了，听严从蔓说，她一大早就在校门口等你了，知道你没来她好像哭了一场……”他拿手肘顶了顶钟恒，“你真不考虑下？就跟卢欢谈谈呗，人家长得也挺漂亮的，家里又有钱，都追你这么久了。人家本来要去省城读高中的，为了你还来了一中，嘿，这近水楼台的，要不你跟她试试……”

钟恒看都没看他，“老子闲的？”

“就是！”许明辉说，“赵则你发什么神经！那是个小公主，脾气大还事儿还多，巨烦，你可真坑！钟恒喜欢她就有鬼了！”

也是，钟恒都快要烦死卢欢了。

赵则瞥一眼钟恒的脸色，讪讪地闭了嘴。要不是因为卢欢是严从蔓的表妹，他才不会帮卢欢讲这话。

许明辉话头一转，对钟恒说：“不过谈个恋爱也挺有意思的，反正你也不缺女的，桃花招了一堆，光勾人也不玩有啥意思，挑一个随便谈谈呗！”

钟恒唇角扯了扯，不置可否地嗤了声，翻出语文书扔到桌上。

谈恋爱……

啧。

比打架好玩吗？

在钟恒热血少年的时光中，女生一个个都神烦，撒娇卖蠢耍脾气，胆小如鼠哭唧唧。

谈毛恋爱啊。

上课铃响了，许明辉缩回脖子。

接连两节都是语文课。语文老师刘自量是个四十出头的中年男人，一直教隔壁的九班，因为十班的语文老师回去休产假了，他这学期暂时接手了十班的语文课。

虽然是新老师，不过大家对他一点也不陌生。这位刘老师在学校里挺有名，据说身高一米四九，所以坏嘴的男生们私下给他取了绰号“刘四九”。

刘老师热爱文学、热爱生活，致力于在枯燥的高中课堂上灌鸡汤，鸡汤内容多半来自报刊亭三块一本的《读者》杂志。不过幼稚的臭小子们喝不下这一口，年轻的小姑娘们也不买账，因此语文课时常以尴尬收场。

这是新学期的第一次课，又是一个新的班级，刘老师异常慷慨激昂，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，东拉西扯了大半堂课，最后大手一挥，在黑板上写下龙飞凤舞的四个大字：人生苦短。

“同学们，人生苦短哪！”

“短个屁！”许明辉坐没坐相，一边抖腿一边意味深长地贫嘴，“这四九儿真是名不虚传，太啰唆了。”

钟恒没接茬，漫不经心地笑了声。

赵则连连点头，“有理！”

前后几个男生都乐了，个个心领神会，笑得贱兮兮。

后头的骚动很快引起刘老师的注意。早就听说十班懒散，刘老师决心要在新学年伊始好好整顿一番。

怎么整？就从“明确人生目标，树立远大理想”开始！

“人生苦短，眨眼间几十载春秋倏忽而过，浪费就太可惜啦。”刘老师推了推眼镜，“人哪，总要有梦想有追求！”说着，他慢悠悠地放下粉笔，盯着讲桌左上角的座位表看了看，“我看后面的男同学笑得十分开心，想必很有感悟！这样，我们就先请这几位同学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理想。穿蓝衣服的那位同学……许明辉是吧，你先来说说。”

啥？

突然被点名，许明辉几乎震惊了，一向沉溺于课堂自嗨的四九儿居然来这么一出，这跟传说不符啊。

许明辉扔下笔，慢吞吞地站起来，瞪着眼睛左顾右盼：……什么问题来着？

周围一群损友全笑嘻嘻，幸灾乐祸。

还是赵则厚道，以口型告诉他：“理想！理——想！”

“理想？”许明辉张了张嘴。

刘老师说：“对，你的理想是什么？说给大家听听。”

“哦，这个简单。”许明辉无所谓地耸耸肩，“我的理想嘛，就是要有很多很多钱，天天吃香的喝辣的，和兄弟们打游戏，还要有个美

女做我的女朋友，哦对，这个美女千万不能是处女座的！处女座都是神经病！”

他话音刚落，全班大笑。

有女生不满地哇哇喊：“处女座怎么啦！”

与此同时，第一组第三排，处女座的林优咔嚓一声捏碎了橡皮，“姓许的，你全家都是神经病。”

许惟讪讪地凑近，“……我也姓许。”

林优一个眼刀横过去。

许惟乖了，一脸讨好地笑笑，“行，我闭嘴。”心里多少有点惊奇：这个许明辉一再踩到林优的炸点，这可能是某种缘分。

讲台上的刘老师已经黑了脸，拿起课本用力拍在讲桌上，“安静下来，不要吵了！”

教室里的声音渐渐小了。

许明辉一脸无辜地站着，继续贫嘴：“老师，我的理想怎么样，是不是很远？”

刘老师克制住升腾的火气，一脸严肃地说道：“这位同学，理想和白日梦的区别你课后搞清楚，下一个。”他看着座位表，“赵则。”

赵则蒙头蒙脑，站起来摸了摸鼻子，抓耳挠腮地磨蹭了一会儿，装模作样地说：“我的理想是做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，就像刘老师这样，为人民群众服务。”

这话瞎得没边儿了，全班没一个相信的，不约而同地：“噤——”

“还不错。”刘老师说，“希望你说的是真心话。再请一位——钟恒，你来说说。”

班上瞬时安静下来，大家都转头看向钟恒。男生们心知肚明，笑嘻嘻的看戏似的，等着钟恒下老师的脸子，女生则或多或少对钟恒这样的

男生有点儿好奇，想看看他说什么，他会有什么样的理想。

这回钟恒倒很爽快地站了起来，大高个子杵在课桌后，略佝着背，没站直。

刘老师问：“这位同学，你的理想是什么？”

“打架永远我赢。”

欠嗖嗖的语气，一张骄傲无比的俊俏脸。

“喔喔！”后排男生们鼓掌、吹口哨。

女生也没忍住，都在笑。

教室里一阵哄闹。

刘老师胸闷气短，胡子都翘起来了，“胡闹！真是胡闹！都给我安静了！”

林优在草稿纸上写下两个字母，说了句：“傻×。”

许惟转头，往后看了一眼。那男生微抬着下巴，懒洋洋地站着，窗外的半片夕阳落在他的校服衬衣上，他嘴角微微翘着，从眼睛到鼻子都写着两个字——

欠揍。

磨合期总是磕磕绊绊的，人和人是这样，人和群体也是这样。经过了矛盾重重的第一周，十班基本进入稳定的懒散状态，转进来的新同学也渐渐融入了这个口碑不佳的新集体。

十班一共四十八人，小团体众多，基本上分为三大拨，一拨是学习态度上进的好学生，一拨是马马虎虎相安无事的中间生，剩下的就是以钟恒为首的后排不安分人士。

班主任是个三十大几的男老师，本名陈光辉，《光辉岁月》因此成了十班的班歌。

陈光辉身长头小，班内同学私下对他有个反向爱称：大头。

这位陈老师长得很瘦，脸庞终年一副营养不良的菜色，为人随和，偶尔发个脾气还挺吓人，但作为班主任，这点威严根本压不住班级后排那群叛逆的不良少年，尤其是钟恒和许明辉那几个，第一周他们就开始迟到早退，作业经常不做，心情好才拿别人的来抄两笔。

陈光辉拿他们没办法，常规的惩罚措施就是罚站，有时站在教室后面，有时站在外面走廊。

罚的最多的就是钟恒。

许惟三不五时就能看到窗外杵着个大个子，吊儿郎当的站姿，肩膀半耷着，他的背好像伸不直似的，站不了十分钟就不见人影了。

过了两周，许惟渐渐看习惯了，见怪不怪。

林优就比较毒舌了，“这种人天天来学校干吗，退学混黑道算了，他那狗屁理想不就是打架吗？”

“哎呀你们不知道，他一直是这样的。”后座的蒋檬一边喝牛奶一边说，“胆子超大，什么课都敢逃，连化学老师那个灭绝师太也不放在眼里，不过，有个课他倒是从来没逃过。”

许惟问：“什么课？”

蒋檬说：“体育课。”

许惟：“……”

体育课就是玩，根本用不着逃。

果然，周四上午两节课数学测验结束，体育课开始前，钟恒就踩着点出现了，与之前不同的是，他脸上挂了彩，右边眉毛上方一块红红的新伤，像是擦破了皮，有点显眼的血迹。

赵则一看脸色就变了，“你真去见六中那浑蛋了？！”

“嗯。”